

1110



天台文史資料

(第四輯)

天台縣政協
文史資料

研究委員會編

天 台 文 史 資 料

第 四 輯

天台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八年六月

天台文史资料(第四辑)

目 录

天台革命史略	张善相	1
打开台属局面的契机——拜经台会议	天台县党史办	23
解放天台城纪实	赵子廉 整理	36
忆契友张羽生	张任天	63
辛亥革命志士张翹	张立道	66
许毓民	许坚中 许尚枢	73
丁任生	许尚枢 张立道	77
陈钟祺	陈少康	84
农民起义首领周永广	许尚枢 张立道	91
国民党军第二十兵团从鄂西溃退入川到起义的经过 [陈克非]		97
回忆陈克非将军	许作如	140
远征滇缅扬威西陲	许作如	151
忆起义前夕的陈克非先生	蔡明东	160
缅怀陈先生 掂念马夫人	龚国辉	163

我与陈立家母子的一次会见	许作如	167
怀念胞兄陈克非	陈秀燕	171
历劫被俘始末记 陈甲林 		175
日寇在天台暴行一瞥		
	张祺珍 陈立业 杨伯泉	181
“军统”在天台	王笏泰	186

天台革命史略

运筹四果洞

在离天台城一公里左右的一个山岙里，绿荫葱葱的丛林掩盖着一座规模不大的庙宇，庙后有一个天然的山洞，名叫四果洞。

1928年春末夏初的一天，一批各式各样打扮的青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既不是消闲的游人，也不是敬神的香客，而是参加中共天台县委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县委扩大会议。

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天台县委委员，各区支部负责人以外，还有省委特派员龙大道、浙南特派员世仁（后叛变），亭旁暴动失利后转移到天台来的包定、梅其彬、陈祥、叶其葵等领导人。

省委特派员在会上首先传达了中共浙江省委的信。信中指出：“天台的党，必须认识革命前途：一、树立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政治目标；二、努力反对国民党的工作，使一切群众均脱离国民党之影响；三、发动一切日常的对敌斗争，

渐渐走上游击战争道路；四、从斗争及日常工作中训练同志，发展组织。”接着，包定在会上介绍了亭旁暴动的经过和经验教训。大家联系天台的实际，认真地回顾了前一阶段的工作情况，热烈地讨论了今后的工作部署和斗争策略。

从中央“八七”会议精神贯彻后，天台的革命形势很好，1927年11月建立第一个党支部，到1928年初建立二十个支部，党员三百多人。3月20日召开了党的代表会议，成立了中共天台县委。县委机关本来设在城关，工作也很正常。一天，一个党员在党委书记袁佐文家汇报工作，不料被国民党党员叶某听到，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

天台县委机关已经暴露，遂在四果洞召开紧急会议。根据省委的指示和天台的实际斗争情况，作出了两项决定：第一，原县委书记袁佐文迅速调离天台，补选石瑞芳为天台县委书记，增补包定为县委常委；第二，把县委活动中心迅速从城关转向农村，发动农民群众，开展武装斗争。

县委的活动中心转移到什么地方好呢？大家分析了主客观条件，认为欢蚕乡条件好。一是党的基础好，全乡已有六个支部，八十多名党员；二是群众基础好，多数村建立了农民协会，并掌握着一定的实权；三是自然条件好，背靠天台山，面对始丰溪，离天台城只有十来公里路，在那里开展武装斗争，进可以攻，退利于守。

四果洞会议后，天台党领导的群众运动，逐步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

下余村平暴

欢蚕是个穷山乡，时值“青黄不接”的夏荒，富豪、奸

商囤积居奇，抬高粮价，贫苦农民饥肠辘辘，怨声载道。面对着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吃饭问题，县委决定斗争以发动平粜入手。

县委书记石瑞芳主持在瓦窑村召开的党员大会，到会的有四十多人。如何发动“平粜”呢？自古以来，秋熟季节农民把粮送进地主仓，六月夏荒农民出高价向地主买粮，这几乎是“天经地义”的事，现在要囤粮人家开仓卖平价粮……？当时参加会议的共产党员中，多数是缺粮人家，有几家是“够吃”的小康户，也有几家有余粮。对待“平粜”问题，利害关系不同，大家你看我，我看你，一时拿不出好主意。县委书记石瑞芳，反复向大家讲明一个道理：粮食是农民起早摸黑，辛勤劳动种出来的，向地主交租，是农民受剥削，青黄不接，地主抬高价“杀穷汉”，是剥削上面又加重剥削。我们党搞革命，就是要推翻这种剥削制度。现在我们要囤粮的“平粜”，只是减轻一重剥削，哪有什么“说不出口”的道理呢？石瑞芳话未讲完，一个党员就站起来说：“我家有余粮，先开我家的仓，平我家的粜。”大家一看，是上周村的周炳文，就七嘴八舌地说开了。“你不是当家的，能做主吗？”“光开你家的粮仓，能解决问题吗？”经大家一提，周炳文一时答不上来。石瑞芳考虑了一下说：“周炳文家虽然余粮不多，但可起个表率作用，平粜就从他家开始，以此带动全乡。”于是，会议决定：“党员带头搞平粜。”家有余粮的党员，带头开仓卖平价粮；家里缺粮的党员，带头出面去买粮；无粮出卖也不买粮的党员，带头做宣传鼓动工作。

第二天，一大批人在党员的带领下，担着箩筐，手拿麻袋，来到周炳文家要求平粜。周炳文没等家里人开口，便打

开粮仓，按市价打折，一下子粜出一千多斤粮食。

周炳文家开仓平粜的消息很快在全乡传开了，新屋王村的党员王景文、王槐风也都把余粮拿出来平粜。于是，广大贫苦农民兴高采烈，一些殷实户也跟着响应。唯有全乡首富大余村的葛逢源却声色不动。几个党员特地抬去一勾（约六十斤）谷，放在大余村平桥头，大声宣传这是从周炳文家平价买来的粮食。一方面鼓动群众起来搞“平粜”，另一方面想借此机会，启发葛逢源开仓卖粮。可是为富不仁的葛逢源不但不开仓平粜，反而仗势欺人，威吓群众。群众气愤之极，把葛家围个水泄不通。在党员带动下，大家自己动手，打开他家的粮仓，称出二千多斤粮食。

平粜斗争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地主豪绅的威风，把欢蚕乡的农民运动向前推进了一步。

众闹“泰宁押”

葛逢源家不仅囤粮多，还在欢蚕开了一片“泰宁押”当店。上当的都是贫困农民，夏天当棉被，冬天当蚊帐。本来价值十元的东西，上当时只作五元抵押。1928年初冬，几个乡绅在店里打牌抽烟，烟蒂乱丢，引起火灾，烧掉一部分当物。诡计多端的葛逢源妄图趁火打劫，捞到大笔钱财。借口“当物被烧”，宣布不能再赎当。

“财主失火，穷人遭灾”，天下哪有这般道理。天气冷了，贫苦百姓的衣被都还在当店里，纷纷到葛逢源家评理。有的据理力争，有的啼哭吵闹，有的骂声不绝，也有的苦苦哀求，但都无济于事。

赎当不解决，穷人难过冬。党组织决定发动一次“赎当

斗争”。派出当户代表陈宏行、陈宏余前往交涉，向葛逢源提出具体条件：当物存在的，按照当价赎回；当物不在的，由当店赔偿百分之六十。这样的起码条件，仍遭到葛逢源的拒绝。11月19日，谈判不成，党组织发动当户第二次包围了葛逢源家。

葛逢源已吃过平暴的苦头，就连夜派狗腿子进城，向朱良庆报告。

朱良庆是国民党天台县党部的组织部长，还挂了个天台县佃业管理委员会常务理事的头衔。“泰宁押”有他的股份。他接到葛逢源的信后，第二天一早坐上大轿，耀武扬威来到欢吞，气势汹汹地指着陈宏行说：“你们在这里无理取闹，都是共党嫌疑分子。如果不散去，三天内给你们见明白。”已受过共产党教育，初有阶级觉悟的陈宏行，不怕朱良庆的威吓，针锋相对地说：“用不着三天，今天就要见明白。如果不让穷人赎当，你休想从落马殿（欢吞口）走出去！”群众不仅没有散开，反而越聚越多，斗争矛头直指朱良庆。

朱良庆看看势头不对，就溜进了葛逢源家密谋策划，把出头露面的人的名单列上，准备带回城里交给天台县政府，说欢吞有共党聚众暴动，立即派兵镇压。他不敢在葛家久留，吃过中饭，由当店的伙计陈建礼陪送，偷偷绕道走到闸鱼头村，托“同宗叔伯”朱万信给他雇一顶轿子，准备溜回县城。

山裘岭杀朱

11月20日下午，人们发现朱良庆已从葛逢源家溜走

了，议论纷纷。有的认为，朱良庆的威风已经扫地，让他溜走算了；有的认为，朱良庆是豪绅、恶霸、官僚、地主一身兼的人，放走他等于放虎归山，后患无穷。天台县委和北山区委为此专门研究如何对付朱良庆的问题。当时，中共浙南特委书记世仁正好在欢岙，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说：“省委已指示给天台，要我们树立暴动夺取政权的目标，要我们在日常斗争中逐步走上游击战争的道路，现在反动派已送上门来了，群众怒火这么高，不趁热打铁，还待何时。”于是，会议采纳了他的意见，决定除掉朱良庆。

再说朱良庆到了朱万信家，朱万信又是端凳，又是倒茶，又要烧点心，非常热情地招待。而朱良庆急着要回城，叫朱万信赶快给他雇一顶轿子。朱万信应了一声“好的”，当即把朱兰了、朱亦台二人叫来吩咐了几句。

天快黑下来了，还不见轿子来，朱良庆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这时，朱兰了、朱亦台回来，气喘吁吁地说：“我们跑了好几个村，轿夫都不在家，真不凑巧。”接着又压低声音说：“听说闹贼当的人还未散，知道朱先生在这里，要闹到闸鱼头来。”朱良庆正是想走无轿，欲留不能。他皱了皱眉头，心想：定为上计。

原来朱万信和朱兰了、朱亦台都是地下党员。朱良庆溜到他家后，朱万信就按照党组织“热情接待，拖延时间，夜里放行”的指示行动。朱兰了、朱亦台是协助朱万信监视朱良庆的。他们以雇轿子的名义，把情报送给党组织，因而设下了“野外打狗”的计策。党组织分析从欢岙到县城只有两条路：上路，翻过山裘岭；下路，直出欢岙口。当下决定兵分两路埋伏，上路由齐华昌、王敬地等去董坑口负责拦截；下路由陈宏行、陈宏余等到落马殿负责阻截。

朱良庆匆匆吃完了晚饭，准备好灯笼，由陈建礼陪送上路。

“朱先生，我们走哪条路？”朱良庆从朱万信家出来就考虑走哪条路好？白天闹事群众“休想从落马殿走出去”的话犹在耳边，心有余悸，便回答说：“走山裘岭。”

平时坐轿出门的朱良庆，今晚摸黑走山路，高一脚，低一脚，累得满头是汗。幸好朱良庆当年只有三十几岁，正是壮年，手脚还灵，借着西斜的月光，加上陈建礼给他提灯笼，总算没有跌倒。9时许，到了山裘岭脚树林茂密、荆棘丛生的地方，正想停下来松口气，忽听“来了”一声喊，紧接着“砰”的一声火枪响，陈建礼应声而倒，灯笼熄灭。朱良庆知道大事不好，回头拔脚便跑。

正当朱良庆拔脚逃跑之际，齐华昌大喝一声：“前面拦住！”王敬地犹如猛虎下山，冲杀过去，手起刀落，结果了朱良庆性命。

巧斗伪法官

山裘岭杀朱事件，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国民党天台县党政军各部门忙得团团转。又是派件作验尸，又是派密探侦查，又要向上报告，又要调兵“进剿”。

经过一阵紧锣密鼓的策划后，县政府派保安队大队人马进驻欢岙乡。葛逢源也乘机拉起一支地主武装——保卫团，配合“进剿”。他们挨家逐户地搜捕共产党人，搞得全乡鸡犬不宁。有些共产党和赤色群众被捕入狱，甚至惨遭杀害。党组织虽然做了应变准备，县委领导人和一些出头露面的人物如石瑞芳、齐华昌、陈宏行等都已转移或隐蔽起来，县委已

成解体状态，党在欢蚕的基层组织也受到严重摧残。

此时，朱良庆之父朱梅卿还不肯罢休，又向法院上告，说朱万信是谋杀朱良庆的凶手。法院向朱万信发出传票，要传审朱万信。在欢蚕隐蔽下来的地下党负责人袁存生等人商量对策，大家认为，朱万信的政治身份一直未暴露，如果回避反而引起敌人的怀疑，可以不避同敌人斗争。同时，考虑到朱万信平时讲话有点口吃，不宜上法庭，而朱万信的妻子夏二妹虽然目不识丁，却能言善辩，胆大心细，可以由她出庭。经过一番仔细研究，确定了法庭上巧斗法官的办法。

开庭的日子到了，欢蚕地下党暗中派人护送夏二妹进城，观察动静。夏二妹在城里一户亲戚家吃了中饭，下午二时在几个同志陪同下来到县衙门，别的人被警察拦住，只让夏二妹一人进去。

审判席上的法官宣布开庭。

“你叫什么名字？”

“夏二妹。”

“朱万信为何不来审示，叫你一个女人来？”

“先生，十二忙月，他到外面担盐去了，赚几个铜钱好过年。”

“朱良庆被害那天晚上在你家吃饭吗？”

“是的。朱先生同我家是同宗叔伯，每次到欢蚕来收租、讨债，都到我家来……”夏二妹滔滔不绝地大讲两家亲密关系史。

“好啦！好啦！”法官有点不耐烦。接着问，“你丈夫把朱良庆送到山裘岭脚杀害了，是吗？”

“天哪！哪有这样的事，那天万信到大房村有事去了，朱先生见我丈夫不在，吃过夜饭就同陈建礼一道走了，我抱

着两岁小囡，送到门口，也不知道他们走哪一条路，哪里晓得出了这样的大祸。要是……”说着说着，夏二妹的喉咙发哽，一把眼泪一把鼻涕，显得十分伤心。

在法庭上夏二妹说得神态自然，符合情理，而朱梅卿却讲不出实据。法官与坐在旁边的人咕嚕了几句，便当庭宣布朱万信、夏二妹与杀朱案件无关。

夏二妹从县衙门安然无恙出来，大家都舒了一口气。

拿起枪杆子

法庭上斗争虽然取得胜利，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并没有放松对欢蚕人民的镇压。朱亦台被捕遭枪杀，头颅还被砍下来挂在大房村示众，徐世贤、齐昌珠等被捕入狱。乌云笼罩着天空，欢蚕乡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欢蚕党组织虽然还存在，但是县、区委主要领导人都外出隐蔽未回，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下步该怎么办？一时拿不出好主意。

1929年春节期间，当时已任中共黄岩县委书记的石瑞芳来到欢蚕，见到了久别的亲人，同志们多么高兴啊！不知有多少的心里话、悲愤事要对亲人讲。石瑞芳秘密召集在家坚持斗争的党员开会，向大家介绍了全国和全省各地革命形势，然后指出，敌人有政权、有枪杆子，我们却是赤手空拳。难道我们就这样束手待毙，让同志们的鲜血白流吗？不行！我们亮只有拿起枪杆子，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才能变被动为主动，掌握自己的命运。大家越听心里越亮堂，越讨论方法越多，斗志越高，一致决定建立“欢蚕赤卫队”，并研究了许多打游击的办法。

经过发动，很快地一支三十多人的农民武装建立起来

了。大家推选袁存生、葛水古、林永闹、周振山等人负责，白天为农，夜间为兵，时而分散，时而集中，缴夺枪支，杀奸除暴。他们联合了附近一些地区的武装力量，有计划有目标地到张家山、杨加岙、大同等地，收缴地主豪绅的枪械物资，武装自己。有时候还特地到天台城里“牵牛”，以警告反动政府。敌人派大队武装进犯，他们就散隐在茫茫的天台山上；敌人的散兵、探子来欢岙，他们就设法捉人缴枪。在斗争中队伍不断扩大，到1929年秋，长短枪已增加到一百三十多支。党组织正式宣布袁存生为赤卫队长，周传帽为副队长，周日宝、葛水果、王老五为小队长。

欢岙乡人民有了自己的枪杆子后，国民党反动派不敢轻易地进来了。在党的领导下，他们成立了农会，提出了“减租、抗回粮”的口号。对开明的地主士绅，按“二五减租”交租；对恶霸地主、土豪劣绅，则实行抗租颗粒不交。这一年，欢岙乡农民向地主少交了五万斤租谷。

欢岙赤卫队在斗争中发展壮大，活动区域也逐步扩展到城关附近。

汝木闹县衙

1929年8月，中共台州中心县委为了加强对天台县农民武装斗争的领导，派人来天台整顿党组织。建立天台中心支部。中心支部负责人之一杨敬燮以红疗医院为掩护，在城关点燃了革命烈火。

8月29日（农历七月廿五），是天台城关的市日。这天米价暴涨，从每块银洋可买三斗上涨到每三块银洋只买一斗。为富不仁的投机奸商，干脆把米藏起来不卖。一群居民

从上街走到下街，又从下街返回上街，米袋里依然空空如也。此时，当街站着一个四十开外年纪的彪形大汉，把手一挥，大声喊道：“来，跟我买平价米去！”大家正为无米下锅发愁，听说有平价米，便都跟着去了。

此人是谁？他名叫夏汝木，家住在城内樟树下，为人正直，不畏权势，爱打不平，有挑三百斤的力气，却养活不了三口之家。两天前，他在红疗医院听了杨敬燮宣传革命的道理，受到很大的启发，认识到穷人要活命，就要起来斗争，敢于造反。他领着几十名男女群众，先向西门米行走去，要米行老板降低米价。只顾自己赚钱，不管穷人死活的米行老板，压根儿不答应。夏汝木率众走过一家又一家米行，家家都如此势利。跟着想买米的群众越来越多。夏汝木看此情形，怒不可遏，就率众“抢”了一些米，于是米行纷纷关闭。接着夏汝木就带领群众拥向国民党天台县政府大门口，振臂高呼：“打倒不法奸商！”“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冲进衙门，要求政府出面管制米行。

县长章骏见此情景，吓得屁滚尿流，急忙从后门溜走，县府里没有一个人敢出来接见。第二天夏汝木再次率众冲进衙门，章骏叫商会会长袁定江出面调停，答应群众提出的要求。可是阴险毒辣的章骏，一方面拨出部分粮食，搞了个“煮粥济荒百日”，另一面却秘密逮捕夏汝木，急急转解杭州关押。

“夏汝木是为百姓讲话坐牢，不放出夏汝木决不罢休！”几碗粥岂能收买人心，全城舆论哗然。杨敬燮乘此机会，因势利导，发动群众开展罢市斗争。从东门到西门外桥上，大小商店，纷纷关上店门。为了营救夏汝木出狱，他又发动东、南、西、北四乡群众联名上诉，要求保释，使

天台伪县长如坐针毡。

众怒难犯，天台伪县府只得释放夏汝木。夏汝木回家那天，经清溪，过桥上街，入西门，沿途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

血洒螺溪周

要求释放夏汝木斗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争情绪。在天台中心支部的领导下，天台城乡革命烈火愈烧愈旺。天台县内东、南、西、北各乡都有了农民武装组织。与天台毗邻的南面有临海黄沙地区（今临海市黄坦乡一带），东北面有宁海的龙宫、马岙等地，还有西边的方前乡西户山（今属磐安县），受天台武装斗争的影响，也都建立了农军或游击队。1929年10月，方前乡游击队与临海黄沙地区联合行动，袭击了天台县重镇——街头，烧毁了区、镇机关的粮册、税单，使敌人大为震惊。

同年11月，中共台州中心县委为了加强全区武装斗争的领导，调杨敬燮任中心县委委员，负责武装工作。1930年初，台州中心县委分析全区革命形势，认为天台县的武装斗争已有了一定的基础，决定在天台“发动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并把这个计划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接着，中心县委指派杨敬燮回天台，加强党的领导。2月中旬，欢岙、螺溪周、城关三地区的党组织和赤卫队代表三十多人，放在螺溪周庵开会，专门讨论购买枪枝、扩大武装的问题。

周传帽既是赤卫队的副队长，又是螺溪周的党支部书记。为了解决代表们的吃饭问题，带着赤卫队员范大保到传

告村陈孟森家买粮。陈孟森是传告村首富，他仗着离城近，家里又养了几个保安队兵，恶狠狠地说：“荒年哪有粮食卖，就是有也不卖给你们这班绿客吃！”周传帽听了，肺都气炸了，“回敬”了几句，拔腿就走。

由于周传帽讲话不注意，被陈孟森摸到了“有人集中开会”的苗头，这个万恶的陈孟森待周传帽走后，将此情报火速报告了天台县政府。

2月20日夜，三地区的联席会议正在紧张地进行着，螺溪周庵突然被县保安队包围。在门外放哨的范大保发现后连放三枪。由于手枪的声音低，会场设在深院内屋，加上讨论热烈，代表都未听到，庵内的小尼姑奚修本见此情景，急忙跑到会场报告。赤卫队周传顶首先冲出大门与敌拼杀，当场中弹牺牲。接着林永闹头部受伤。在这紧急关头，小修本不顾一切地把代表们领到后屋，打开后门，使大家安全向山上撤退。小队长王老五来不及撤退，躲在佛橱下被敌人发现当场抓去。没过几天，在南门外就义。

“血债要用血来还！”反动的暴力，要用革命的暴力去摧毁。一场规模更大的斗争在孕育着。

蓝田村揭竿

1930年3月的一天，春光明媚，百花盛开，万物充满了生机，位于桐柏山东岙的蓝田村一片欢腾。村前的树梢上挂着一面红旗，上写“浙江工农红军”几个大字，迎风招展，墙壁上到处贴着“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分田分地！”“救济贫穷！”等红绿标语，家家户户清理场地，腾出房子，准备柴草，烧饭做菜，忙得不亦乐乎，迎接各路农